

名家文学讲坛

周宪·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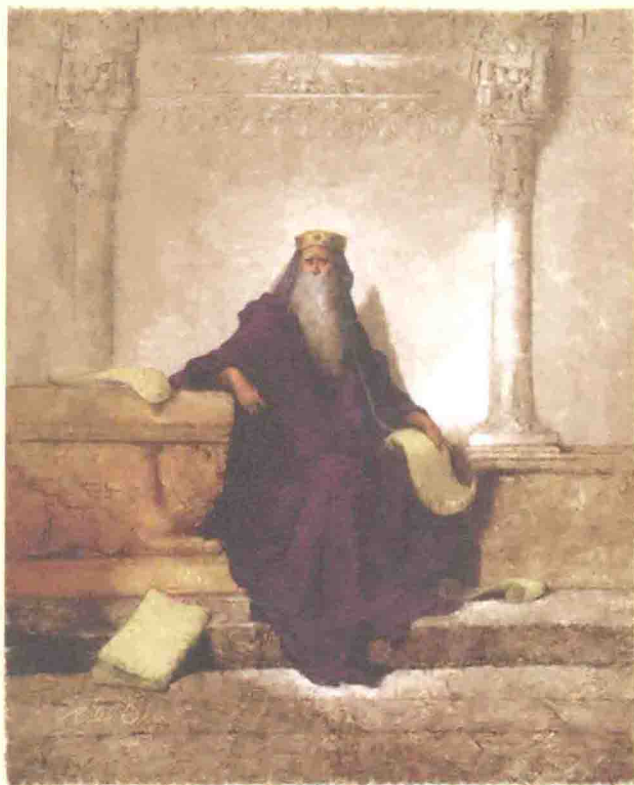
Un coeur intelligent

一颗智慧的心

Alain Finkielkraut

[法国] 阿兰·芬基尔克劳 著

张晓明 译



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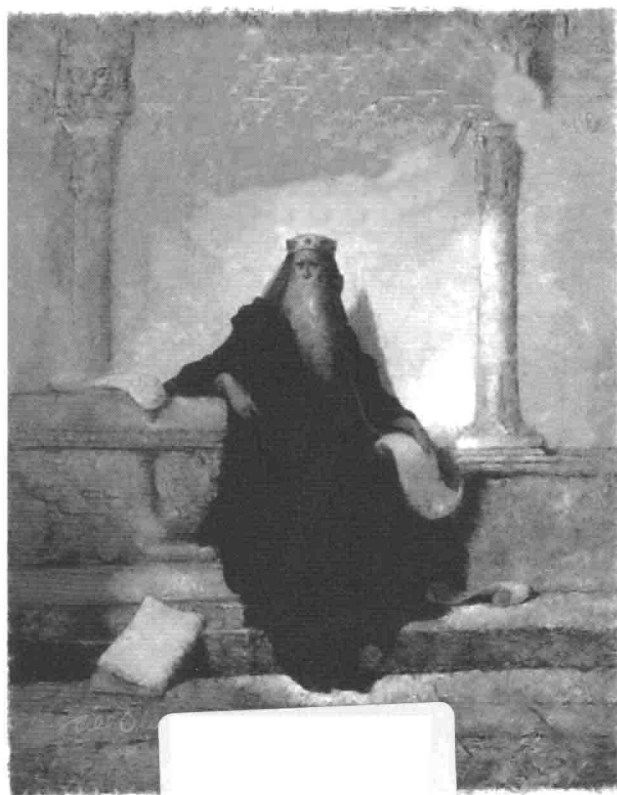
Un coeur intelligent

一颗智慧的心

Alain Finkielkraut

[法国] 阿兰·芬基尔克劳 著

张晓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颗智慧的心 / (法) 芬基尔克劳著; 张晓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7

(名家文学讲坛 / 周宪主编)

ISBN 978-7-5447-3630-5

I. ①—— II. ①芬… ②张… III. ①文学评论—法国
IV. ①I5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6189号

Une œuvre intelligente by Alain Finkielkraut

Copyright © 2009 by Éditions Stoc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Éditions Stock through Ms. Sun Garanc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书: 10-2010-539号

Cet ouvrage a bénéficié du soutien des Programmes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本书由法国对外文化教育局版权资助计划赞助出版。

书 名 一颗智慧的心

作 者 [法国] 阿兰·芬基尔克劳

译 者 张晓明

责任编辑 宋 旻

原文出版 Stock/Flammanion, 200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875

插 页 2

字 数 121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630-5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周 宪

自有了人,就有了文学。自有了文学,就有了关于文学的言说。自有了这些言说,人类文明的家园便多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瞥见了大千世界。

口传文化时代,人们口口相传谈论文学;印刷文化时代,人们记录下自己的文学感言,付梓出版;今天的电子媒介文化时代,尽管文学这一古老的形式面临严峻挑战,但文学的话语仍作为不可多得的生存智慧,不断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爱,对社会的关切,对人自身的洞察。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策划了“名家文学讲坛”书系。

在一个实用主义和实利关怀甚嚣尘上的时期,被冷落了文学涵养及其精神熏陶反倒变得异常重要了。此书系意在收罗国外知名思想家和学者的精彩篇什,展现文学思想的博大精深,由此开启一个通向人类精神家园的门径。此一讲坛吁请天下文学爱好者们齐聚那里,聆听各路方家坐而论道,发表有关文学的奇思妙想。

我想,此“讲坛”意义毋庸赘言。

作为主编,我诚邀各位读者带着自己的知识行囊上路,在绵延不绝的文字旅程中,去分享那妙不可言的文之悦!

2008 年岁末于古城南京

拯救世界的文学之美

张晓明

中国有句老话，叫“读书以明心智”。明心智是读书的目的所在，这一扎根于中国人意识深处的集体共识为我们展卷阅读阿兰·芬基尔克劳的《一颗智慧的心》提供了认知基础，因为，如果将“读书”视为进入文学的必经之路，那么，作者在本书“前言”中做出的“但若没有它（文学），我们便永远无法获得一颗智慧的心这样的恩赐”的论断，便几乎是“读书以明心智”的另一种表述了。不过，相比于这句在中国人看来道理不言自明的格言，芬基尔克劳试图通过《一颗智慧的心》表达的思想却要复杂和深邃得多。为了洞悉这种复杂和深邃，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其思想的整个脉络走向。

阿兰·芬基尔克劳 1949 年 6 月 30 日出生于巴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72 年获得法国中学及大学现代文学教师资格——其时法国文学正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挟裹下，极力挣脱传统文学批评重视文学本身价值的“窠臼”。面对这种被其视为带有强烈相对主义倾向的文学发展趋势，他很快便因对犹太裔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思想发生兴趣而转入哲学研究领域。在当下的法

国知识界，他的身份是教授（自 1989 年起至今，担任法国一流名校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系哲学与思想史教授）、作家、哲学家、评论家。自 1979 年第一次出版著作以来，三十多年不间断的思考和写作已令其著作等身，涉及领域极为广泛，诸如爱情、犹太民族与文化、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现代性、传统文化和全盘文化主义（le tout-culturel）、文学、身份问题、教育制度等等。此外，他还长期担任法兰西文化电台《辩驳》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在某一问题上观点相左，甚或针锋相对的两位嘉宾展开辩论）主持人，并且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关注社会敏感话题的谈话类电视节目。以上这一切令他在各种社会思潮的交织与博弈中，往往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当下法国知识界的一位明星人物，并为普通民众所熟知。他曾在法国电视二台播出的一档节目中批评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身穿运动短裤慢跑的形象，认为作为国家元首，露出膝盖是十分不雅的事，并且强调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就从不这样；他建议萨科齐改慢跑为散步，理由是大思想家苏格拉底就常常一边散步一边思考。这一评论折射出其捍卫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反对打着现代性旗号一味追求革新与发展、反对过度扩大文化的内涵和借文化之名赋予现实中各种现象以合理性的立场。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被其传记作者誉为“共和国最不可或缺的传教士之一”；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被视为当代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反现代派，对现代性的批判成为贯穿其全部著作的思想主线。

芬基尔克劳将自己的这种反现代立场从根本上归因于对日趋消亡的犹太民族这一古老人类群体的强烈归属感。在汉娜·阿伦特、夏尔·贝玑（Charles Péguy）、列维纳斯等前辈哲人对现代性所持立场，特别是他们对现代性之恶所做的深刻剖析的影响和启示下，他始终同兴起于 20 世纪 60, 70 十年代的那种标榜彻底地破旧立新的社会思潮保持着距离。在他看来，“现代性”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自笛卡尔以来的主观主义。如果说前者强调人必须借助昔日文学艺术作品中所积淀的彰显人性特征的印迹来达到对自身的认识，那么后者则毅然决然地在“我思故我在”的指引下，拒斥对往昔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一切参照，一味追求个体的解放和对自身命运的独立把握。而世人对“现代性”的最大误解，便是囿于单方面的视角，只为后者摇旗呐喊，而对前者不闻不问。因此，他在一系列著作中所展开的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总是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捍卫，透露出一种深切的文化怀旧感，一如《思想的溃败》（*La Défaite de la pensée*）、《失落的人性》（*L'Humanité perdue*）、《忘恩负义：关于我们时代的谈话》（*L'Ingratitude, conversation sur notre temps*）、《当下的不完美》（*L'Imparfait du présent*）等书的标题所示。《一颗智慧的心》自然也不例外。具体而言，在这本以经典文学作品解读文集的形式呈现于世的著作中，作者希望展现的，是文学所具有的能够拯救我们逃离现代世界野蛮性的力量。

“一颗智慧的心”(un coeur intelligent)这一表述出自《圣经·列王记》，芬基尔克劳在“前言”中简要提及了它在《圣经》语境中的由来。他本人则是在对阿伦特的阅读中知晓和注意到这一表述的。中国读者不太容易感知到的是，“智慧的心”实际上蕴含着一种西方语境下的矛盾修辞——偏重理性的智慧与偏重感性的心本该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存在。之所以要将二者结合起来，是因为在芬基尔克劳看来，智慧一旦获得绝对的独立，便会表现为带有强烈功能主义倾向的工具理性和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官僚主义；而心，或曰主体性，一旦摆脱了制约和束缚，便会陷入媚俗，或者导向另一种更为糟糕的结局——听任主观判断对现实世界各种现象做二元式划分。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现代性无限扩张招致的恶果。因此，芬基尔克劳认为，在告别备受上述现代性双重负面表现蹂躏的20世纪时，我们迫切需要以获取“一颗智慧的心”这样的诉求，将二者结合。

不过，在这位哲学家的眼中，要想实现这一点，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文学，而非哲学。因为，与哲学倾向于关注作为抽象个体的所谓大写之人不同，同为人学的文学探讨的往往是以多样个体呈现的小写之人。文学在回顾历史、描写生活和揭示世界本质的过程中，并不因为要将某种观点上升到人类的宏观认识层面而牺牲个体多样性。这样的持论当然并不意味着要将文学与哲学对立，芬基尔克劳只是借此反对那种认为“哲学的使命在思考，文学的使命在讲

述”的分工论。事实上，思考并不仅仅为哲学所独有，文学亦可通过其特有的感性方式进行思考——特别是通过讲述人物与其艰难命运之间的对抗和斗争来回答“何为人？”这一问题。而且，正如阿伦特所言：“任何哲学、任何分析、任何格言警句，无论它们多么深刻，都无法在广度和深度上同一个精心讲述的故事相比。”

那么，怎样才算得上是可以同那些因为深刻而伟大的哲学文本比肩的“精心讲述的故事”呢？在“前言”中，芬基尔克劳解释说，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源于朋友提出的“构建自己的理想藏书”的建议。因此，我们不可过于简单地理解他在介绍本书选取的九部经典文学作品时使用的“随兴所至”一词。换言之，这种“随兴”是以符合作者所谓“理想藏书”为基础的。芬基尔克劳提出对所读之书做两类基本划分——一类是已经读过的书；一类则是永远正在读的书。后一类是作者在思考的道路上不断翻阅且常看常新的经典，作者内心的很多想法便是在阅读这些“精心讲述的故事”的过程中逐渐明晰起来。本书选取的九部文学作品显然皆在此列。

有意思的是，只需瞥一眼《一颗智慧的心》的目录，便不难发现，这九部作品就体裁而言都属于小说。自然，阿伦特对于“精心讲述的故事”的推崇或多或少促使深受其影响的芬基尔克劳做出这样的选择，但若纯就文学理念本身而言，则米兰·昆德拉对芬基尔克劳的影响或许才是根本原因所在。芬基尔克劳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过对昆德拉的敬意，他在自己的著述中也经常援引昆德拉在

《帷幕》、《被背叛的遗嘱》和《小说的艺术》等作品中提出的美学观点。他甚至将《小说的艺术》的出版视为一个令“伟大的作家”这一称谓重获意义的文学事件，因为它表明贝玑对哲学家所做之定义——“一个发现永恒之现实某些新的维度、新的真实性的人”——也完全适用于小说家。与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表达的立场一致，芬基尔克劳也认为，只有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才具有对人类命运的启示功能——与条分缕析的哲学话语相比，小说重建了人类命运在本质层面上的模糊性；与作为各种意识形态生成基础的、将客观世界做简单抽象化处理、仅仅在善恶间进行判断的二元世界观相对，小说彰显出人类个体在人性层面上难以穷尽的复杂性。只有符合这样条件的小说，才能真正算得上“精心讲述的故事”，才能称得上伟大的文学作品。

因此，《一颗智慧的心》以对昆德拉的《玩笑》所做之解读作为开篇，应该说并非偶然。在第一章“智者发抖的时候才会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中，芬基尔克劳开门见山地写道：“《玩笑》推翻了我心中原本颇以为然的一种观点：生活（不仅是个人生活，也包括集体生活）是一部小说，而哲学则在于将《基督山伯爵》的故事情节扩展至世界历史的维度。”所谓“生活是一部小说”，是指人们往往陷入自己凭内心幻觉不断构建的以自我为世界中心、一切皆以自我意志为转移的思维定势中——一如精心设计复仇环节的基督山伯爵令整个事态完全为一己所操控那样，然而现实中的人类多样

性往往足以挫败这样的幻想。在主观意愿与客观现实的对峙与冲突中，以重建人类命运模糊性与彰显人性复杂性为诉求的伟大小说向我们讲述着它们的故事，以避免我们一味编织自己的故事来魅惑自身，并将其切合性主观推定为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行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芬基尔克劳继续写道：“人们通常将小说视为想象的梦幻或虚构同客观世界的严峻发生碰撞之地——幻想在现实法则面前破灭，感情用事的想当然与宏伟愿景被客观真实所粉碎。”这番论述可以说为《一颗智慧的心》一书所收录的九篇解读文章确立了贯穿始终的核心基调。由此，我们得以在本书中透过更为清晰的视角，看到了被命运反复玩弄的《玩笑》主人公卢德维克，看到了格罗斯曼为了揭示被公众业已意识形态化的厌恶和反感所掩盖的不同“告密者”的个体特征而对这些“犹太们”所做的类型学分析，看到了塞巴斯提安·哈夫纳对罪恶依仗人际间的“同志化”这一纽带为非作歹的现象所流露出的极度憎恶，看到了《人性的污秽》中被他人以“尽人皆知”这种完全抹杀个体复杂性的公众舆论为由安上种族歧视罪名的大学教授科尔曼·西尔克……

《一颗智慧的心》于2009年出版后，当年即被法国《读书》杂志评为“2009年最佳图书二十种之最佳评论随笔”，入选评语为：“本书是对阅读的一曲赞歌！这样的文学批评令人赞叹：深刻、独特、宽容、热情。人们读罢这样的批评随笔，会恨不得立即钻入文本之中。”不难发现，芬基尔克劳在这一文学批评之旅中，几乎没有使

用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理论来为其批评实践张本,其之所以深刻、独特,当归功于作者的哲学研究背景为其挖掘、把握和凸显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深刻所在提供了逻辑思辨层面的有力支撑;而其之所以宽容、热情,在我们看来,则是因为作者在解读中刻意淡化理论因素,力求让那些即便从未读过其所论之书的读者亦可在其解读文字的引导下达到同步阅读原作之功。这一点,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非常明确地体会到。

《一颗智慧的心》是芬基尔克劳的著作第一次被译介到国内。作者那种临界于充满诗意的文学语言和闪烁着思辨光辉的哲学语言之间的文字风格,及其博古通今的渊博学识和旁征博引的写作习惯,为翻译设置了不小的障碍,译者有幸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法语精英班外教 Manon Laurent 女士和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外教 Jean-François Petit de Chemellier 先生在文字内容的析疑解惑方面提供的诸多帮助,在此特致谢意。此外,也特别感谢本书责任编辑,译林出版社人文社科图书事业部的宋旻女士,感谢她在译稿的交稿时间上一再极富耐心地迁就于我的拖沓并极为细心地对译稿进行校改。

2014 年 4 月 20 日

又及：2014年4月10日，就在本书译稿正在进行校对之时，法国媒体公布了一则好消息——芬基尔克劳在法兰西学院院士选举的第一轮投票中以超过半数的得票而直接当选。对于熟悉法国学术界和知识界情况的读者而言，这一新获得的身份足以证明芬基尔克劳在思想上的卓尔不群之处，也足以证明在出版次年（2010）便获得“法兰西学院评论随笔奖”的《一颗智慧的心》颇值一读。

所罗门王曾经祈求上帝赐予其一颗智慧的心。

在我们告别一个备受官僚主义做派（一种纯粹的功用性思维）和暴力行径（一种肤浅、武断、空泛、全然无视个体命运之独特与脆弱的心态）双重蹂躏的世纪之时，这一旨在获取睿智心灵的祈求——如汉娜·阿伦特早已断言的那样——依然有其十足的意义。

然而上帝却沉默不语。他或许在注视着我们，但却不予回应。他坚守着自身的矜持，并不介入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如何想象着将他的时间表安排得满满的，并且说服自己相信他会积极作为，他却任由我们自生自灭。若要令这一祈求有实现的可能，我们所要做的既不是直接诉之于上帝，也不是诉之于历史这一神正论^①（*théodicée*）的现代化身，而是诉之于文学。作为一种介质的文学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保证，但若没有它，我们便永远无法获得一颗智慧的心这样的恩赐。我们或许能够了解生命的法则，但却无

① “神正论”系神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其主要任务是提供肯定的理由来为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允许道德和自然层面上的邪恶存在的事实做辩护，并试图证明我们的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译注（本书脚注未作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法领悟人生之道。

无论如何，接下来的九篇作品解读正是以此为目标。我随兴所至地选取了米兰·昆德拉的《玩笑》、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一切都是流动的》、塞巴斯提安·哈夫纳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阿尔贝·加缪的《第一个人》、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秽》、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爷》、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亨利·詹姆斯的《华盛顿广场》和凯伦·布里森的《芭贝特的盛宴》等九部作品，尽可能地在自己的阅读中融入破解世界奥秘时所需要的严谨与专注。

又及：写作本书的念头在我脑中已经盘桓数年。如果不是因为尼古拉·盖尔毕容（Nicolas Guerpillon）一日向我提出构建自己理想藏书这一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如果不是因为希罗摩·马尔卡（Shlomo Malka）邀请我参加由其负责的犹太社群电台（RCJ）的访谈节目，这个念头便不会付诸实施。本书的问世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贝蕾妮斯·勒维（Bérénice Levet），是她极为耐心地录入文稿，并且向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向以上三位道一声感谢！

目 录

前言	1
智者发抖的时候才会笑	
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	1
时代的孤儿	
读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一切都是流动的》.....	22
人际间的“同志化”	
读塞巴斯提安·哈夫纳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54
“这就是我的亲友、我的师长、我的世系……”	
读阿尔贝·加缪的《第一个人》.....	72
玩笑	
读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秽》.....	99
意念滞后的悲剧	
读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爷》.....	130
虚荣的炼狱	
读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	153

真实的粗野

读亨利·詹姆斯的《华盛顿广场》..... 172

艺术的耻辱

读凯伦·布里森的《芭贝特的盛宴》..... 187

与天使的交锋 201